

国产纪录片《一百年很长吗》《手术两百年》收获网络高口碑

手工艺技术背后的人性之光，引爆本土纪录片市场



《一百年很长吗》探讨的主题质朴动人：对于一门手艺来说，一百年是一段传承的历史，而对于人来说，一百年意味着一辈子，一生择一事的专注如何点亮生命，治愈生活？

左图：纪录片海报



《手术两百年》在普及知识的同时，亦洋溢着“医者仁心”的温暖底色；它没有花哨的叙事技巧，靠俯拾皆是的冷知识与真实的医疗镜头，吸引观众的目光。

右图：纪录片海报

■本报记者 张祯希

暑期影视市场与天气一般火热，除了引发巨大网络声浪的国产影视剧集外，本土纪录片市场也时有“爆款”出现。在影评网站获得8.8分的《一百年很长吗》，由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班底打造，延续“匠心手艺”这一话题，将十余组古老手艺以及传承者的故事娓娓道来。9.4分的《手术两百年》，则由中央电视台“纪录片国家队”打造，用知识密度型的叙事风格回顾医学手术的发展史。

两部作品一部偏文艺，一部讲硬核科技，选取的角度与叙事方式皆不相同，却都因为展现了手艺与技术背后的人性之光，感动观众。《一百年很长吗》探讨的主题质朴动人：对于一门手艺来说，一百年是一段传承的历史，而对于人来说，一百年意味着一辈子，一生择一事的专注如何点亮生命，治愈生活？《手术两百年》在普及知识的同时，亦洋溢着“医者仁心”的温暖底色。在现代医学大发展之前，手术曾是医学史上“野蛮操作”的代名词，与死亡、痛苦如影随形，而正是一个个怀抱悲悯心、执着前行的医疗工作人员，让“柳叶刀”成为了真正的救人刀。

两部作品的高口碑，再一次证实，无论技术与叙事如何改变，基于真实的人文关怀以及基于尊重的生命探索，永远是纪录片的核心竞争力。

“投入感情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计算性价比的”——手艺不仅是为生活遮风挡雨，也是平凡生活的英雄梦想

与过往匠心纪录片着重展现高超手艺带来的视觉震撼不同，《一百年很长吗》通过捕捉市井生活细节，剥开手艺与人生的丰富关联。纪录片中，不少匠人将手艺比作“破棉袄”——它不见得能让你风光体面，却能在最冷的时候为你遮风挡雨。这件“破棉袄”，是不少人赖以生存填补时光的工具，更是不少人的精神铠甲。

与其说是成名成家的抓手，“手艺”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引来大量“可爱”弹幕的沈佰和老人，酿了大半辈子的酒，是不折不扣的“酿酒大师”。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最传统的工匠精神：从酿酒，到收集、修补旧酒坛、制作装酒的箱子，再到自己蹬着三轮车发快递，沈佰和坚守着古时百工“熟悉每一道工序”的精神。

更为发人深省的，还要数老人在酿酒中展现的生活认知。纪录片中，老人对旧酒坛的“情结”让不少年轻人不解。老人酿酒的第一步是收旧坛子，他甚至还会去修补一些破损的坛子。事实上，买个新坛并不比回收修补费多少。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？老人解释：旧坛子破旧，但有包浆，用起来比新坛子更妥当。这份对旧坛子的珍重恐怕还不止于此。老人在修坛子时，说过这样一句话“投入感情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计算性价比的”。或许在他眼中，这些老坛正是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。这份对“旧”的珍重，又何尝不是匠心的生动注解？

对于另一些“不能凭爱好生存”的普通人来说，手艺更像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。片中，一位名叫黄志坚的小伙子，因接地气颇受瞩目。16岁只身来佛山打拼的他，在十年间成了“小包工头”，但装修队的固定成员只有他一人，与女友一同租在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中，常常因不起彩礼遭女方挤兑。这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打工仔，却有一个梦想——回乡建立祠堂，教孩子侠义与功夫。为此，他在工作之余学习着蔡李佛拳和舞狮。现实中的种种不顺并没有因习武得到解决，但当黄志坚拿起面盆盆演练舞狮，在大排档里朋友提及梦想的时刻，小伙子的眼神格外明亮。

“医学其实是人类善良情感的表达”——救命技术200年的演变中，藏着对生命的敬畏和善意

如今，动手术已成为常见的治疗手段，柳叶刀锋几乎能抵达人体各个角落，但这项救命技术的发展道路并不平

坦。从没有解剖学的“黑暗时代”，以及麻醉、消毒和止血意识淡漠的“三无时代”，手术技术一路前行至今，离不开一批又一批勇于攻坚克难的医疗工作者。正像中国科学院院士郎景和在《手术两百年》中总结的：“医学其实是人类善良情感的表达。”

《手术两百年》没有花哨的叙事技巧，靠俯拾皆是的冷知识与真实的医疗镜头，吸引观众的目光。为了严谨展现手术的发展历程，摄制组专程前往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匈牙利、土耳其、印度等国家拍摄，并采访了50多位国际顶级专家。

严谨的科普表达中，难以忽视的是医者冷峻作风下那一颗颗温柔有爱的心。在止血钳还未诞生的时代，手术止血靠烙铁烫伤伤口，被烧坏的皮肤和肌肉极易感染。1552年，一位年仅26岁的年轻法国军医安布列斯·帕雷改变了这一状况。不忍看到伤者痛苦的他，在一次手术中，尝试用针线与自己创的“鸭嘴钳”为伤者止血，效果极佳，这才让伤者摆脱了恐怖的烙铁；乙醚麻醉止痛则归功于一位籍籍无名的牙医威廉·莫顿。手术最初并没有麻醉止痛技术，病人在手术前往往会被打晕或灌酒，然而不少人还是会被痛醒，甚至痛死。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，威廉·莫顿自己试验了乙醚的麻醉效果，还差点因为过量吸入一命呜呼，好在捂嘴的手帕及时掉落才让他捡回一条命。也正是这趟鬼门关之旅，让莫顿意识到控制吸入量的重要性。1846年，他终于完成了一次无痛感的手术。

这份医者对病人的关爱仍在医疗的各个环节着力着。纪录片中，一位20多年来坚持进行止血钳研究的中国专家，正带领一支团队研发止血效果更好的智能止血钳。半年来，他们完整录制了数十台手术，通过拆分，分析医生切割组织的方式，探索止血钳技术的更新可能。北京急救医疗中心成员高空救援的感人一幕也被收入纪录片中，救援人员说：“急救的本质就是不放弃，并不是每一条生命我们都能够挽救。但是，以我们现有的认识、水平和经验，加上我们的责任心，只要有一点点机会，我们都不会放弃。”

■本报记者 宣晶

优雅而神秘的安娜翩然起舞，舞出从渴望到绝望的复杂情绪，挟裹着观众深入那激荡着灵与欲的世界。艾夫曼芭蕾舞团曾两次把列夫·托尔斯泰笔下最动人的女性带到上海舞台，用现代芭蕾的舞蹈语言演绎世界文学史上的丰碑。今年9月，舞团将再度来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，而这次与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同行的，是另一部俄罗斯文学经典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。

文学作品改编成芭蕾舞剧并不鲜见，巴兰钦重构莎翁巨著《仲夏夜之梦》轰动一时，上海芭蕾舞团也曾改编英国小说《简·爱》，但像鲍里斯·艾夫曼这样专注于改编文学史上最厚重名著的编导并不多见。他选择了舞蹈创作中最高难度的HARD模式——文学作品里复杂的心理描写，在他编创的舞蹈中被转化为时而克制，时而激情，时而张力十足的肢体流转，先后创作出《第十二夜》《唐璜与莫里哀》等作品，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和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则是他致敬俄罗斯文学的代表作。

原创舞剧致敬文学巨著，复杂多变的内心戏考验观众理解力

鲍里斯·艾夫曼是当今俄罗斯乃至欧洲最受欢迎的编舞家之一，他的作品不仅是对俄罗斯舞蹈美学的传承与发展，更是对这门古老的艺术加以“升级”和“革新”。“我的作品挑选的都是戏剧或是现实生活中有故事、有争议、有矛盾的人物，如柴可夫斯基、唐璜、堂吉珂德等。这些故事容易引起共鸣，让观众从剧中人物的渴望、矛盾、痛苦、挣扎、无奈、绝望以至死亡中，找到情感宣泄的出口。”艾夫曼不再恪守《天鹅湖》那种童话与唯美的建构，而是更加重视和强化芭蕾舞剧的主题选择与内在传达。

在艾夫曼的指引下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芭蕾舞团更崇尚独特、热烈的原创风格。2015年，艾夫曼芭蕾舞团用三场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征服了上海的观众。2017年，在“现代雕塑之父”奥古斯特·罗丹逝世100周年之际，艾夫曼在上海进行了芭蕾舞剧《罗丹》的中国首演。今年9月，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将在上海举行首演。

小说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是俄罗斯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作。故事改编自一桩真实的弑父案，描写老卡拉马佐夫同三个儿子之间的尖锐冲突，展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、家庭、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。艾夫曼对这部文学作品做了全新诠释，延续“心理芭蕾”的艺术传统，在宏大的叙事背后，运用丰富的芭蕾舞语言表现内心戏。时而平静如水，时而暴风骤雨，复杂多变的节奏对舞者来说是一次高难度挑战，对观众的理解能力也是大考验。

舞剧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携手来沪

以现代芭蕾之美，致敬俄罗斯文学巨著



①③舞剧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剧照。
②④舞剧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剧照。
(均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供图)

制图：李洁

“高冷”作品亦有知音，艺术市场需不断探索创新

舞剧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已在上海经过市场考验，之前两度来沪票房都爆棚，但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更“高冷”，能否得到上海观众的认可还是未知数。

“作为纯市场化运营的剧院，尽管有着经营的压力，但东艺每年都会根据既有观众人群和未来观众人群的状况进行研判，在演出季中加入一定比例的新作，允许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、家庭、道德和人性的悲剧主题。艾夫曼对这部文学作品做了全新诠释，延续“心理芭蕾”的艺术传统，在宏大的叙事背后，运用丰富的芭蕾舞语言表现内心戏。时而平静如水，时而暴风骤雨，复杂多变的节奏对舞者来说是一次高难度挑战，对观众的理解能力也是大考验。”

电影交响音乐会，成功带动了电影交响音乐会的浪潮。在即将到来的新演出季中，东艺还将引进以芬兹帕斯卡剧团的诗意马戏《华丽梦境，给契科夫的一封信》等个性化极强作品，丰富舞台的艺术感受。

专家认为，上海迈向亚洲演艺中心的过程中，越来越多的剧院致力于缩短与世界顶级艺术院团的距离，努力成为名团名作的“中国首演”甚至“世界首演”之地；面对观众，剧院在提供内容服务的同时，还要承担起艺术教育、文化引领等社会功能，针对观众人群逐步增长的创新需求，将创新思路贯穿到剧目制作、营销、服务、文创产品当中去。目前看来，沪上多家剧院近期推出“艺展合一”“演展讲融合”等新举措，都是以多元方式丰富剧院内涵、构建公共文化的有益尝试。

上海芭蕾舞团《简·爱》

首演于2012年的芭蕾舞剧《简·爱》以英国女作家夏洛蒂·勃朗特的小说为创作蓝本，邀请英国编导帕特里克·编舞，以舞美设计热罗姆·卡普兰等共同打造。舞剧讲述了罗切斯特、简·爱与贝莎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，带有怀旧而感伤的味道，却又不失现代、时尚的感觉。

蒙特卡洛芭蕾舞团《仲夏夜之梦》

2005年，蒙特卡洛芭蕾舞团艺术总监、编舞“鬼才”让-克里斯托弗·马约完成了属于自己的《仲夏夜之梦》。该剧的情节铺陈、结构设置、舞蹈编排和音乐运用，都打破了以往任何版本《仲夏夜之梦》的套路。服

相关链接

跳跃在足尖上的文学名著

装、造型、舞美更是延续了马约的时尚风格，处处充满了先锋的色彩。

悉尼芭蕾舞团《莎乐美》

王尔德笔下的《莎乐美》是唯美主义的永恒经典，澳大利亚编舞格林·墨菲携悉尼芭蕾舞团演出的《莎乐美》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。

格林极具感染力的舞美设计，融合迈克·阿斯基尔编创的打击乐，加上同名遐逝的服装设计师阿基拉·依索高瓦

汉堡芭蕾舞团《茶花女》

首演于1978年的芭蕾舞剧《茶花女》由汉堡芭蕾舞团艺术总监约翰·诺伊梅尔一手编排，是专为芭蕾明星玛蒂亚·海蒂度身而作。

约翰创作的戏剧芭蕾将古典和现代舞技结合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极其细腻。